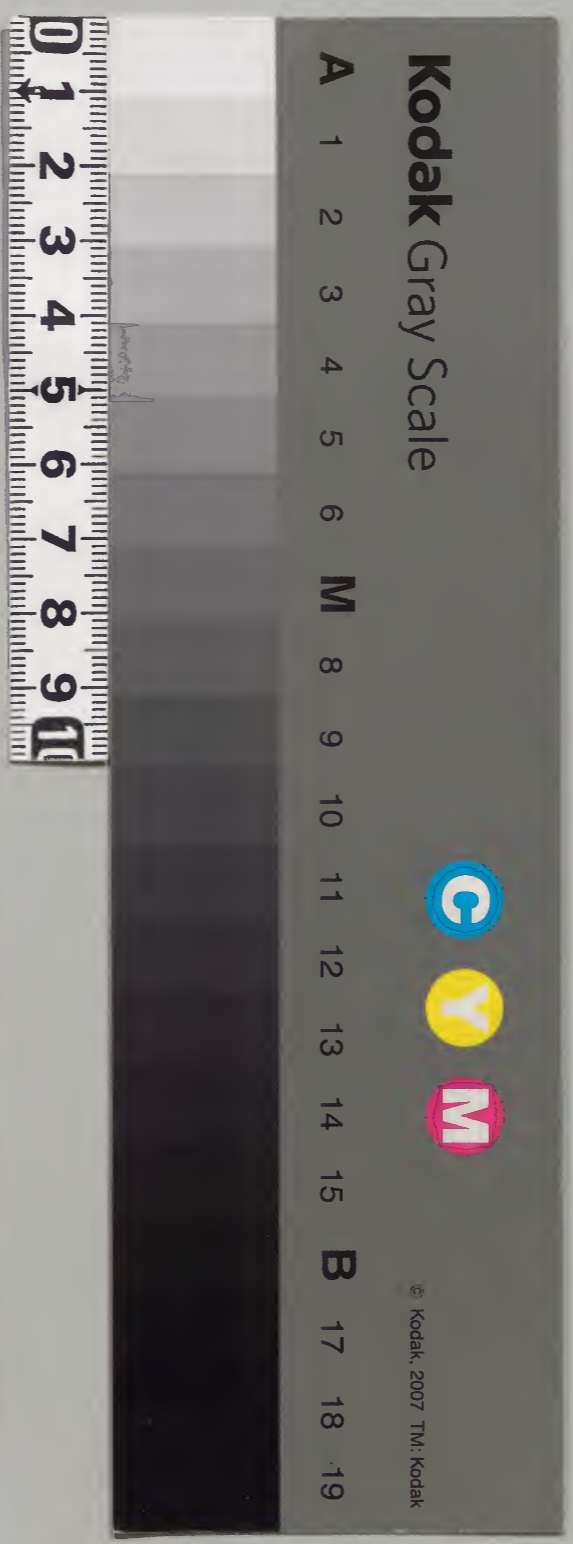


漢書 二之五

漢書門				
五	一	三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	一	三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58	
冊數	50 (2)		
函號	279	59	



惠帝紀第二

漢書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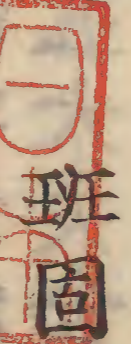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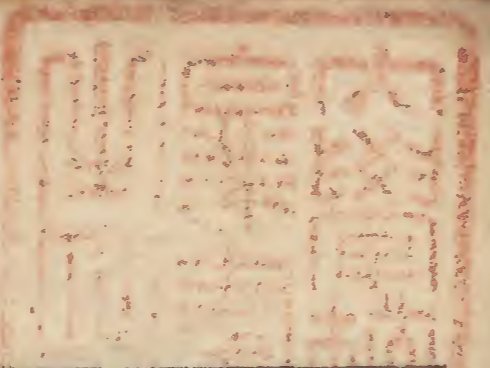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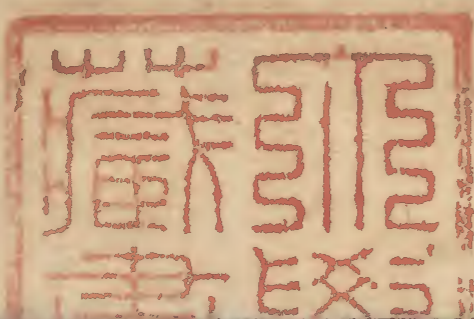
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

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

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

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

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外郎省中郎也



蒲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不滿一歲一級

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四歲之一歲作

即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

即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即未經

一歲二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宦官闈寺

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

儀注省中有五尚而謂者執楯執戟武士

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

駙騎也師古曰駙本廐之馭太子御驂乘賜

爵五大夫舍人蒲五歲二級以上皆舊侍從

天子之人也舍人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

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

史五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

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五視作斥上者將軍

言二百石者審備其等也視作斥上者將軍

四十金服虔曰斥上曠上也如淳曰斥開也

賜錢二十萬此言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

真金也不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

與萬錢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

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

一也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

宮一師古曰鄧說行是也復音方日反而爵五

土

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日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如淳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陞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宦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闔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上造以上及內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

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會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媿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釋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五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媿音

耐為鬼薪白粲

連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
 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鬻鬻也師古曰若
也鬻音他計反又曰吏所治民也師古曰
 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治民也為音于
偽反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
 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
 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
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令
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
 都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
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氏有罪得買
 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
三十疋緜矣師古曰令賜民爵一級春正
 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
 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如淳曰張敖子
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
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
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
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
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子薨後六年宣平侯敖
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
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春正月癸酉有
 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前漢紀二

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師古曰家人言廢人之家

乙亥夕

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

師古曰高帝之

蕭何也

兄吳王

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

師古曰

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

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鄭氏曰城一

以宗室女

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

東海王

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帥百

南濱海云師古曰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

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廡災南越王趙佗

稱臣奉貢

師古曰佗

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張敖

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為惠

帝張后及孝文薄后以下別制名焉至於薄

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

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

反復音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

吏民者除挾書律

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

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

凌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

丙子織

室災

師古曰王織

作繪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靄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

一本實作買

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

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

也參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家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

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應劭曰國

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

賈人與奴婢倍筭今使五筭罪謫之也夏六

月舞陽侯增薨師古曰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

者若近代之成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

紀高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

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師古曰秋八月戊寅

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九月

辛丑葬安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

日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

隱恩敬篤矣師古曰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

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納曹相

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可

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殺趙王戮

戚夫人因以憂
疾不昕政而崩
悲夫

惠帝紀第二

漢書卷六十四
惠帝紀第二
漢高祖七年冬十月
帝崩太子立為皇
帝年幼太后臨朝
稱制

高后紀第三

漢書卷六十五
高后紀第三
漢高祖九年冬十月
呂后稱制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

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生惠帝佐高祖定

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

也兄謂周呂侯侯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太

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

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

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

書者謂其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

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决萬機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迺立兒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

為王音胞胎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

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

族羣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

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

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

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

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立孝

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如溥曰外戚恩澤侯

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不疑為恒山王如溥

名長韋昭曰今陳留郡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師古

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

只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

讀與勅同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師古

其字從力音扶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音虛刺反他皆

類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

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

功之高下為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

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

師古曰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曲周侯臣商師古

師古曰穎陰侯臣嬰師古曰安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餐與

王陵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莽錢如

今長吏食奉自復騰錢即租奉也韋昭曰孰

食也四時得間賜是為食錢食小食也師古

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食所謂吞食物

也餐錢賜厨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

反用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

臣侯表有第臣請減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

一第地震羌道師古曰武都道屬隴西郡

崩師古曰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餘之秋

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應劭曰日本秦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

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

輕至此復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秋

星晝見師古曰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

幽之永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理

長也本謂宮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

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君使百姓百姓欣

然且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
 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
 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
 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
 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王子
 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
 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
 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正也
 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
 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
 不營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
 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

乎稽古秋八月淮陽王疆薨九月發河東上黨

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

千石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

陵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殿垣門四出及

即就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寇狄道攻

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行

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也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

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

之既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
 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
 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張晏曰高宣
 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諡彌謚不稱其議
 尊彌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
 武哀侯曰武哀王宜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
 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
 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
也後避瑒帝諱故改
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宜

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
從帝以闔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闔人也
 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
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
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
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闔人給事於中夏江水
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
 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
 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
 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
 額兵兼政師古曰額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
劉氏而非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
有功而侯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

為婦知其謀廼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
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
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
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
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古師
日變謂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
發動也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日
日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
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
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

國守藩師古日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

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師古

日屬音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

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

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

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爾雅曰猶如磨善

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

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

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

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
俱出游過其姑呂頹張晏曰頹音須頹怒曰

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

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誅滅無處所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窋行御史

大夫事師古曰窋曹參子也音竹出反見相國產計事郎中

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

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

與楚齊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

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平陽侯窋聞其語馳

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

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

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勃復令

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勃復令

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助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曰

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是下之國急歸將軍

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

音之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

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也左

右者偏袒其一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

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母內相國產殿門產

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
 內俳徊往來師古曰俳徊猶傍徨平陽侯馳
 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言也
 言公也言也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
 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
 掖見產廷中月舖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
 官亂莫敢鬪者遂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
 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慰問之章欲奪節謁者
 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
 宮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
 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
 呂頹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
 扶問反日分音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
 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
 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
 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已師古曰拱而治高后女
 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闈宮中而天下晏

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

也

高后紀第三

高后紀第三

高后紀第三

高后紀第三

高后紀第三

高后紀第三

高后紀第三

高后紀第三

文帝紀第四

班固

漢書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荀悅曰諱桓之字曰常應高祖中

子也母曰薄姬漢官儀曰姬首怡衆妾之惣稱

亦曰幸姬戚夫人臣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

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依次婕妤好下在

八子以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

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

有姬美無棄蕉萃亦大國女也後因惣謂

依字讀耳瓚說謬也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

代地立子恒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

崩張晏曰代王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

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

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

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

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古師

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特畏高帝呂太后

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度曰喋音

如溥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以

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親其

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

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

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天下絕望

一矣高帝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

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天下服其疆二矣

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人人

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

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

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士皆袒左為劉氏畔

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

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音師古曰為其黨寧能
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
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
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
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
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兆
楚曰卦卜以荆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
啓灼龜文正橫也以光服虔曰庚庚橫兒也李奇曰庚庚其
帝官天下若則壇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
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
音丈救反本作為籀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
籀書也謂讀卜詞

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
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
所以迎立王者師古曰說所以昭還報曰信
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
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
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張武
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詣長
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
渭橋蘓林曰在長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
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

尉勃進曰願請閒師古曰閒容也猶今言中

陳不欲於衆顯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

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

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

至也音了禮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

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庚

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宗正臣郢文穎曰

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

日揭也師古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

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不當奉宗廟臣

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叢韻侯母

為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頃王右

侯也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頃王右

吳王故追謚為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合

陽侯喜以子濞為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合

陰安侯時呂須為林如淳曰王子侯表曰合

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如淳曰王子侯表曰合

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琅

邪王文穎曰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

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

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不足以稱

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忘也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助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

駕者侍中驂乘奉車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即御屬車三十六乘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

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還坐前殿下詔曰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閒者諸呂用事擅

權師古曰閒者猶言中謀為大逆欲危劉氏

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

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

者之毒也率百戶共得牛若若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酺五日酺音蒲

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

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
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
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
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
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
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
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
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
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
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

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
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
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
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助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司請蚤建
太子師古曰蚤古以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
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
愿志應劭曰愿音蔭愿滿也師古曰愿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
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晉灼曰嬪而古禪字而
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

他皆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其安之師古曰安
類此猶除也言不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
宜汲汲耳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
闕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闕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
體吳王於朕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
朕文穎曰陪陪轉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
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
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
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人其以朕為忘賢
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

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為善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
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
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用
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立嗣必子所從
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
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
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
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
宜建謂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
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啓最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

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

嘗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非已生正嫡

封將軍薄昭為軹侯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

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詔曰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

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服虔曰

而莫之省憂省師古曰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

所以振貸之存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

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又曰老者非帛不

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今歲首不時使人

存問長老省師古曰存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

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嘗受

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洩糜也給

豈稱養老之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

器具為令師古曰使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

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

二疋絮三斤絮師古曰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

吏闕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

也或丞或尉不自致之也不滿九十畜夫令史致二千石

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

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不稱者督之古師

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刑者及有罪耐以上

二千石察視責罰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

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

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

之人師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

物令條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

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六月令

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

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詔曰方大臣誅諸

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獸其

听且渡故言疑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

宗廟以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高其封昌

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

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

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

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

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

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如淳

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肅帥古曰外

威恩澤侯表云鄒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

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鄆乎鄆音一户反又音於庶反故常山丞相

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

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

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

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

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為吏

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音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

見留者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

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

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師古曰治音直吏反乃十

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日

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以

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天下治亂在

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

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

及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

謂此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師古曰

句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

逮帥古曰匡正也逮及也因各敕以職任勢

省不逮者意慮所不及也繇費以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朕既不能

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憫寢視

曰憫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是以設備未息

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

救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師古曰

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餘皆以給傳

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春正月丁

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曰

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

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

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

說斯則藉非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

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

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

之反種音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

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

趙王遂弟辟疆師古曰辟疆言辟禦疆梁者

反疆音其良反一說辟疆讀曰關疆讀曰疆關

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

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還之曰啓疆辟疆

其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
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疆為河間王章
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
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
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
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橋梁交午柱頭
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
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非也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詬言
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
條也詬又有詬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
與妖同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

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
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古謾欺也初為
也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吏以為大逆其有他
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
亦至也日抵觸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
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
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
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板
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
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
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詔曰農天下之大
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

上遂一作朕

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朕憂其然故
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
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
晦日有食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
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遂率列侯之國遂免
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為
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
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五月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

并所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居
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
越中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
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遣丞相灌嬰擊匈
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
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太原見
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
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留
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
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
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

柴武為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祁侯繒賀為
將軍軍榮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
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師古曰詿亦
誤也音卦為
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
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
音扶目反與王興居去
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如與興居共反
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八月
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
有屬籍家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
目反與讀曰豫賜諸侯王
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

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
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
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
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
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
無極如漢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
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
循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
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
取又書本不作城
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
曰聽
錢民放
鑄也
錢最輕小者是也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
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

廢遷蜀嚴道死雍

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

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

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夏四月赦天下六

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災

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災獨災也師古曰災

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

屏也眾音洛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

星出于東方文穎曰李彗長三星其占皆同

彗四星出蓬蓬李李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

彗或二文無常也大法李彗星多為

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

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

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

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

即酌為昭少一侍即譴呵之時此即下沐昭

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

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

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

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

淳日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

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榮也師古曰張說

是也古者或用榮或用繪帛榮者刻

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榮音啓

民之路在於勢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

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歲一不登民有飢

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是從事焉

成則衆庶飢饉是無蓄積故也

尚寡而吏未加勢也師古曰從事吾詔書數

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而功未興是吏奉

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

吏莫之省師古曰省視也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

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

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

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

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豈實人情是吏

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

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

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及問民

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

負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師古曰道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

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

日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

也日祕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

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墮身

從事晉灼曰墮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

無以異也李奇曰日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其

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

寡布帛絮各有數漢書食貨志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師古曰

云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

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

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卬之玄孫無

所據也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

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

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

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

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却也於是

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

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

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
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而久撫臨
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字其廣增諸祀壇場
珪幣師古曰地為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
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師古
日以賢為上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然後及親也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皆
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
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日
願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

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

師古曰成紀隴西縣

上乃下

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

文穎

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涇陽五帝之廟也語在

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

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

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

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

師古曰傅讀日數陳其言而納用

之語在鼂錯傳

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涇陽

韋昭曰在涇城

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五月立齊悼惠王

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

玉杯應劭曰新垣平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

大酺明年改元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冬

後元年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

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

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張晏曰呂氏

廢處北宮詔曰閒者數年比不登師古曰比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

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古師

日與讀日歟音弋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

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

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

食之寡也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

師古曰度謂量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

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

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為

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數

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

中師古曰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

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蘇林曰棧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

灼日黃圖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

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

常也爾雅曰強竹北戶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二者之咎皆自於朕

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之德薄而不能遠也閒者累年匈奴並暴

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

以重吾不德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夫久結難連兵

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

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

音丁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

結轍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反

還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

也也過借之大道師古曰借亦俱也趣也結兄弟之義以

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善意也和親以定始于

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
危官奴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
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
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

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諸
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之為中大夫

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
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

即中令屬官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劭
秩比二千石將軍張武屯北地

師古曰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將軍張武屯北地

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

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

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

宿再宿曰信過信為交師古曰匈奴傳云置

三將軍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
細柳不在渭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
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
轉黃圖棘門在黃門外也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
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斂**令諸侯無入貢弛
山澤師古曰弛解也減諸服御損郎吏
負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庚胡公以振民
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贊曰帝年二十三

即位即位二十三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

物之萌生靡不有死

生師古曰始

死者天地之

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師古曰

當今之世咸

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

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

服久臨

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

以罹寒

暑之數

師古曰羅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

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

用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

天下君王之上

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

二十有餘年矣

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臣贊曰方四

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靡有兵革靡無也朕

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

師古曰

有過失也蓋謂忝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

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

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

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

者豈朕見之不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

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然其意可曉矣其令天下吏民今到出臨

三月皆釋服此師古曰令謂無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日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跪也晉灼曰漢語作跪跪徒跪也師古曰孟晉二說無

也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無發民哭臨宮

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

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

與高紀同音義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

七日釋服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

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

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

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日禮

也何為以日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

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

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它不在令中者皆以

者因循謬說末之思也此詔中無文布告

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

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

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

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

重絕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

屯將軍師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為復士將

軍如淳曰主穿墻寘事也師古曰穿墻出

土復反還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

音扶目反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

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

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

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弛音反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

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

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

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身衣弋如淳曰弋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銀

曰身衣皂絺師古曰弋黑也絺厚繒絺音大奚反所幸慎夫人衣不

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

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錄銅錫為飾因其山不

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名貴佗兄弟以德

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

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

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爰盎等諫說雖切常

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

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勢以德化

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

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嗚呼仁哉其必

文帝紀第四不齊於人我與百金其指

刑措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嗚呼仁哉其必

景帝紀第五

班固

漢書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

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

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

右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

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相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初始也始制禮樂各有由歌

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張

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耐之言純也

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

祭所謂酎命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

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耐音直救友

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

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

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孝惠廟

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

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誅謗

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

成也減者欲不受獻師古曰考罪人不帑

連也刑不及妻子師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

古曰帑讀與孥同

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

勝識師古曰敏材智速此皆上世之所不及

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上世謂帝王也德厚侔

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音牟靡不獲福明象

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

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師古曰昭明也以明

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

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

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申屠嘉陛

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

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祠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閒者歲比不登民多乞食天絕天年朕甚痛

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敷畜

師古曰磽謂磽嵬瘠薄也

陿謂褊隘也敷謂食養之畜謂牧也磽音苦交反陿音狹敷古繫字

或地饒

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

如淳曰莽周云麋鹿食曰薦一

曰草稠曰莽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

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

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莽青翟乃自

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五月令

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

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

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

議改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
蘇音非也著音著蘇音非也著音著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蘇音非也著音著
作之著音竹筋反蘇音非也著音著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蘇音非也著音著
曰丞相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蘇音非也著音著
申屠嘉蘇音非也著音著行所將蘇音非也著音著察也蘇音非也著音著音下更反蘇音非也著音著
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蘇音非也著音著
論蘇音非也著音著償其直勿論罪也蘇音非也著音著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蘇音非也著音著
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蘇音非也著音著言非飲食者蘇音非也著音著吏
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蘇音非也著音著
爵為士伍免之蘇音非也著音著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蘇音非也著音著
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蘇音非也著音著
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蘇音非也著音著
也蘇音非也著音著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界

其所受臧

師古曰界與也以所受之臧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

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

紀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

師古曰闕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

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

崩服虔曰文帝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

何孫係為列侯師古曰係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

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景三年康侯相子

夫臨推其封薨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

渠

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
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
說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
也說讀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
日悅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
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
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
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
王辟光帥古曰辟音壁又菑川王賢膠東王
肯闢其義兩通雄梁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大尉亞夫師古
亞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
夫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之二月壬子晦
錯師古曰晁古朝字

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
 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
 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
 六月詔曰廼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脇誑
 誤吏民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
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
 皆赦之楚元王子敖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
敖音藝
 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母令汗宗室立平陸侯
 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立皇子端
 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

傳至此復用傳以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

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

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

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張晏曰景帝夏募民

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

皇太子榮為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

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

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

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

子也苛昌皆掌為御史大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

大鴻臚奏謚誅策

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

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誅文也臣瓚曰

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

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列侯

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誅策如

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
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
大行是官各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
曰大鴻臚者本各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
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
行令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
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
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
帝中六年更名大行客為大鴻臚更名行人
年更名為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
令當是王薨遣光祿大夫吊襚祠賜衣服曰
表誤是王薨遣光祿大夫吊襚祠賜衣服曰
古曰襚音遂贈音芳鳳友視喪事因立嗣子
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視喪事因立嗣其
薨華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
人畢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匈奴入燕改

磔曰棄市

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欲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

反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磔音竹客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

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

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

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九月封故楚趙

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

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皆為列

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

損其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

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

皇太后崩誤耳蓋康曰此太后崩史記慙也

臣瓚曰王赫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

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

廢后死不書又不夏旱禁酤酒

言崩瓚解為謬師古曰酤謂

議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

之立皇子乘為清河王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

故言宮西京故事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

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綰衛

齒下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

平

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溥曰

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

不生實師古曰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如說是腐音輔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

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

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所以抑九月詔曰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

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明

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

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畷十二月改諸官

名定鑄錢偽黃金棄市行應劭曰文帝五年

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

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

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

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

希因此定律也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夏四

月梁王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

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

稱帥古曰稱其官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

張晏曰長大夫也

與氏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應劭曰

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

矣乃偏其左輓以輦為之或用華如溥曰轡

音反小車兩弁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轡

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轡盈即是有鄣

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千石至六百石

轡音甫元反輓音方遠反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

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

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

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皆上

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答

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箠音止繁反六月匈奴

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注如淳曰漢儀

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即為苑監

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

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吏卒戰死者二千

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下不詳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

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

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

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月赦

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

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夏大

酺五日民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

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

古曰省音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

發車騎材官屯屯師古曰春以歲不登禁內郡

食馬粟沒入之沒師古曰食讀曰飲夏四月詔

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

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絺是也組者今綬

古曰璜說也絳會也會五絳者今謂之錯
絲非纂也紅讀曰功絳音子內反條音它牢
及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
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
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
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音所欲天下勢農
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蓄疆母攘弱
衆母暴寡師古曰攘取老者以壽終幼孤得
遂長師古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
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
也師古曰二說並非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
也直謂詐自稱吏耳

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
漁獵之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
李斐曰奸法因法作奸也文穎曰與盜謂盜
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
師古曰與盜盜耳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
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
同音莫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
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
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狀也其唯廉士
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迺得宦服虔曰訾
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
榮辱限訾十筭迺得為吏十筭十萬也賈人

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宦故減訾

四筭得宦矣師古曰訾讀與貴同它皆類此

廉士筭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

宦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職

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

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

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

衣食物師古曰樹殖也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

者坐臧為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二千石聽

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

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吏二

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

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日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曰

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

人亦復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一故能直道

而行傷信哉周秦之敝岡密文峻而姦軌不

勝師古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

景帝紀第五

周禮

文加之以恭儉考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
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周云成
康漢言文景美矣

景帝紀第五景帝紀第五

景帝紀第五景帝紀第五

文化茂

